

■陈文晶

千里送学记

又是一年送学季。回想七年前的盛夏，我经历了人生两件大事，父亲病故，儿子高考。好在父亲临终前，外孙高考成绩已出，他也参与了孩子的志愿填报，老人家也算是瞑目了。

7月末，我们收到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录取通知书。这所学校北临长城最东端山海关，南临北戴河避暑胜地。当时填志愿时，老师也说了，动车直达杭州。没想到真的要去那里，我还是感觉好远好远。

买了司机行车地图，看公路里程表大于1400公里。

几行千里母担忧。我们开始筹划怎么去？从幼儿园就开始住校的儿子倒很笃定：“不用带东西的，到那里都有的买的。”而我巴不得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给他搬过去，毕竟我们家住校的家什最齐全了。

我提了个大胆的建议，带上刚失去老伴的老母亲，一家三代四口人开车去

秦皇岛。大家一致赞同。儿子已经在驾照了，每天早晚刻苦练习开车；老公做攻略，订沿途的各家旅店，还抽空去4S店对车辆进行全面保养；老母亲则盘点还缺些啥生活必需品；我则早早请好了年假假。

一路向北，揣着地图，我们出发啦。铺盖卷、生活用品、衣装鞋帽装满了后备箱。我们在南北向的祖国高速公路上无缝切换：长深高速、江宜高速、京沪高速、滨莱高速、荣乌高速、京哈高速。为避免长途劳顿，全程选择在江苏、山东、天津各宿了一夜。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一路，老公设置了红色学习之旅。我们第一站参观了淮安的周恩来故居，12岁的周总理离开故乡也去了东北求学，立下宏伟的志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京沪高速路上，我们看到了孟良崮山岗的乱石阵，老公是个军事迷，给我们大家普及了解放战争这场著名的硬仗，最终在我军陈毅、粟裕的率领下，华东野战军以山

地运动战模式，三天三夜全歼拥有美系武器的张灵甫七十四整编师，一举扭转了华东战局；在莱芜，我们特别参观了莱芜战役纪念馆，那里的声光电模拟展现，逼真再现了莱芜战争的全貌，在那个战争年代，我们的人民军队在当地人民的倾情支持下，历时63个小时，以伤亡6000余人的代价俘虜4万多人，歼敌2万余人，稳定了山东解放区的大局，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我们还远观天津港威武的海军战舰，目睹了天津港繁忙的集装箱运输……

沿着祖国版图의“大公鸡”腹部，我们的车一路驰骋。南北风土迥异，人文差异，经济发展不同，带给我们极大的感触，也算是一次儿子进大学前的浅层次田野调查吧。

四个人的舌尖也从南到北，尝着大中国的美食：论斤卖的水饺，山东德州的扒鸡、正宗的天津狗不理包子，还有北戴河刚打捞出海の梭子蟹等等。

这1400多公里路，经过三天三夜，

我们终于在规定时间内之前，赶到了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我回看报到时留存的相片，时间是8月30日中午11:12。儿子在学校设的新生接待点，上交了新生报到的所有资料，拿到了宿舍的钥匙……

我们也乘机好好参观了校园，尝了学校食堂的快餐，浏览了校园的宣传栏，那里写满了受到学校各类嘉奖的学生名单。我心里暗暗念想：四年后的某天，儿子的名字也能出现在那里。

记得返程时，我们的车刚开出天津，我就接到了儿子的电话，他说：“老妈，你们在哪里啦？”我回：“我们在天津，正吃饭呢。”这家伙竟然回了句：“今天是中秋节，我想家了！”

是啊，儿子还从来没有离家这么远过，这学校也是他自己选的，彼时他还信誓旦旦地说：“就想离家里远些，省得听你们的唠叨！”现在竟然大言不惭，说想家啦。

哎，新生的历练，这才刚开始呢！

■艾璞

黏知了

夏天，在福建莆田的老家乡下，除了到河里或水渠里游泳降温外，抓知了是另外一种激发我们快乐惬意的事情。

我刚上小学时，游泳是要大人陪着，不自由。无忧无虑的童年，快乐的玩意不多。当时的物质匮乏，只能寻找一些精神享受的胜利法。

炎炎夏日，知了的鸣叫可以说是我最早的音乐启蒙教育，如今我的男中音在K歌厅里有时还能发出所谓的“知了声”，得到圈内人的些许喝彩，估计和从小接受知了的幼教有关。

暑假期间，在堂哥的讲解启发下，我和小伙伴先到附近田野里、树林边找寻蜘蛛网，要那种有强力黏性的网，才能派上用场。我手里拿着一根家里晒衣服用的长竹竿去找蜘蛛网，一般网上黏有昆虫的都比较牢固，先用手试试它的黏度强否，如果够强的话，就用手的食指把蜘蛛网像吃麦芽糖一样在中间搅拌一下，来个中间突破，全面开花，全部黏在食指的头上，放在手心，用双手搓几下，这团蜘蛛网便成了像橡皮泥一样的东西，黏性十足，比502胶水还厉害。

夏日中午日头毒如蛇，皮肤像是要给咬下几层。大人们饱饭后午休了，我和小伙伴如鬼子进村般悄悄地乘机溜出，个个手持长竹竿，如同张翼德手握丈八蛇矛，作骑马状，跑到约定的地点——后山的水渠大石桥边集合，这里也是我们悄悄戏水的福地。

课本上得知，原来，蜘蛛的脚能分泌一种汁液，这种汁液可融化蜘蛛网，蜘蛛自己不会被网黏住，可在网上来去自如。在后山野外一棵龙眼树上，我发现了一个蜘蛛网，蜘蛛网的中间有一根树上掉下来的树枝，树枝被黏住了，可见黏性十足。我一下就把这个网收入我的囊中，搓成团，黏在竹竿细小的头部，我握着竹竿粗壮的下部，开始寻找知了的位置。

小伙伴们陆续找到了蜘蛛网，他们依样画葫芦地破坏了蜘蛛网，学我的样子，很快把“作案”的工具做好，跃跃欲试。

还没开工，全身已经湿透，大家不约而同提议，脱光衣裤，先到水渠里泡一下，降温温度。冒险刺激后，我们马上从水里起来，怕出事，因不久前有人下去游泳被淹死了，大人们早已叨叨教育多次，我们还是有点怕的，传说死去的人是要找替死鬼的，可不敢待太久。

起来后找了几根柳条，编成遮阳帽子，像打仗时的侦察兵，扣在头上，可威武喽。这多是从电影里学来的，既可防暑降温，又可伪装自己，省得被知了发现。

在高大的桐油树的叶子上，附着许多知了，它们演奏起一曲曲交响乐。“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我看换成知了，效果也一样，整个山腰旁就只剩知了在合唱咯。可惜我们这些小孩个头不够高，竹竿也不长，加上举起竹竿时间一长，还要贴起脚，仰起脖子，就有点吃不消了。有时还要几个人合着把力，人多主意多，效果显然差多了，只能晃晃悠悠地作蜻蜓点水状，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人在知了的狂噪声中，很快就败下阵来。

我们转移阵地，找到拥有一大片龙眼树的地方，此处比刚才的桐油树低，便于抓黏知了。此时的龙眼树叶子茂密，知了躲在叶子下高歌猛唱，我们循着声音找去，明明听到知了在歌唱，可还是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辨别它所在的位置，好在当时我们视力都在1.5以上，相当于现在的2.0配置，看准知了的位置，再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举起竹竿，竹竿的头部不能碰到树叶，不然黏住了树叶，拉扯不开，动静大了，惊飞了知了，就前功尽弃了。要悄悄接近了，稳、准、狠是秘诀。下手要快，按住要狠。就像吕布辕门射戟，才能锁定目标。可现实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手在发抖，年龄不大，定力不够，竹竿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的。晃晃悠悠、颤颤巍巍，不是竹竿的头碰上树枝，就是黏住了树叶，有时黏住知了的脑袋，被它挣扎着飞走，只能徒叹奈何。好的我们马上总结经验，举一反三。知了也狡猾，有的被黏住，翅膀扑哧几下，看挣扎无用，就装作不动，你一大意，它就突然挣扎着逃之夭夭，发出欢快的间断鸣叫，我们只能气恼地目送，挥挥发酸的手臂，摇着脑袋，自我安慰。

要准确地黏住知了的翅膀，它才不会飞起来溜之大吉，有时手还被知了的脚划破出血，挣扎中，知了翅膀破了，将跛脚的知了带回家烤着吃了。品相好的知了，用细小的绳子绑起来，牵着让它飞起来，像直升飞机在飞翔，而骄傲的是，摆布知了的绳子掌握在我手中。直到知了精疲力竭，不再歌唱，表现蔫蔫的，等待它的归宿，是在火中涅槃，最后在我们的肚子中得到永生。对有些好玩的知了，我玩好玩腻后，小伙伴们看了也眼红，我就用知了和他们换我喜欢的玩具，母亲还表扬我小小年纪颇具商业头脑。

其实，抓知了也是会上瘾的，这和我后来人警后抓坏人上瘾一样。前者是自娱自乐，后者是为民除害，当然都有快乐在里面，需手脑并用的智慧，有异曲同工之妙。

■何金海

翠竹青青

每次回老家，早先的走路也好，坐公交车也好，再到后来的自驾也罢，过廿四都的殿口村后，路两边就不再有平畦的田畈，山变得陡峭，路变得崎岖，两侧山上都长满了连绵起伏的竹子，只有山脚沿着溪流的部分蜿蜒着一些梯田和耕地；每隔二三里不等，就会有一个村子坐落在山间，一代代的村民靠山吃山，繁衍着、生息着。

我的老家在溪流的尽头，小时候无论外出读书还是走亲戚，都得多走些路才行。那时，我就无数次地想：要是出生在山外的村不知该有多好？看着路两边一株株低垂着头的竹子，微风中摇头晃脑的样子，我无言以对。

靠山吃山，开荒种粮、伐薪烧炭，竹木柴束、茶叶草药等等，其中，竹子的贡献大大的。

从冬笋到春笋的美食和出售，春笋多时，晒成笋干，既可以招待亲友，也可以进入市场。夏秋季节，竹子的地下茎，俗称竹鞭，在节上都长着芽，一些芽会发育成笋长成竹子，另一些芽则横着生长成为新的地下茎，嫩的部分叫竹鞭笋，我们山里人会采一些竹鞭笋当美食，这可是比冬笋贵得多的山珍佳肴。开春到新竹子长好前的这段时间，因为竹子发青、成长，一般不砍竹子。三到五年的竹子，村民砍了请篾匠编制加工生产生活的各种竹制品，如竹篮、竹筛、竹蒸笼、炊帚、扫帚、竹畚箕、竹耙、箩筐、扁担、竹筷、竹笠、竹匾、竹背篓、竹席、竹床、凉席、竹凳椅、砧板等等，也有把竹子当脚手架、竹筏、竹篱笆用的。会篾匠的就利用农闲多做些竹制品拿到市场出售；山外的

人或到农贸市场或直接雇车到山里来买竹制品。因为这些竹制品都是家家户户生产生活的必需品，用多了用久了破了损了就得新做，因而需求相当大，是山里人不可或缺的一大行业。好在竹子每年春季都会生长，年年都可以砍伐，不像树木要十年二十年的才能成材，因而山里人看着守着连绵成片的竹子不用发愁担忧。

可是，谁曾想到，塑料制品的问世和惊人的传播速度，打破了山里人的美梦。买犁不再用竹篮，扫地把不再用竹制扫把，塑料凳椅折叠方便，造房搭架都租用钢管等等，前述竹制品也就日渐衰退

出了农产品市场，篾匠只得改行，山里人靠山吃山的日子也就挨到头了，于是，民工潮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应运而生。

然而，塑料制品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实惠的同时，“白色污染”问题也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扩散，成为城乡的最大污染物。记得2007年国务院发布过“限塑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塑料购物袋，遏制“白色污染”。可是，十几年过去，做到了吗？2021年初，国家再发“限塑令”，被称为是新版的、最严的“限塑令”，结果又会如何呢？我只能拭目以待。

每次回老家，看到沿途日益茂密的、总是挺着腰杆但低着头的竹子，我一次次地问，这么好的竹子怎么就没用了呢？一个劳动力一天砍伐竹子出售的钱怎么会不及其工资呢？竹子不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七八年后就失去价值，怎么忍心它老死在山中腐朽呢？但一次次都是无言以对，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家乡的竹子自生自灭在天地间。

我曾经到过祖国的一些地方，看到那些地方的人们将竹笋和竹制品做到极致，比如竹笋罐头、竹笋蜜饯，比如竹雕、竹制茶具、餐具、竹扇等等，把竹制品做成工艺艺术品，具有实用、观赏、收藏等功能，成为出口创汇的高档产品。我也利用工作平台的机会，发动竹根雕艺术家去考察，以期利用老家的竹子发展竹制品；也与几个熟悉的企业主商谈投资加工竹制品的事，但应者寥寥，最终还是无人问津。

作为象形文字的“竹”，寓意立身要端直、处事要谦卑。明代黄凤池辑有《梅竹兰菊四谱》，称竹子为清雅澹泊、谦谦君子；说竹子没有媚世之态、遗世而独立。古人还总结了“竹之十德”，竹子遂成为国人借物喻志的象征，世人常用来寓意圣人高尚的品德，也是咏物诗人和艺术家画中常见的题材。然而，再好的竹子，再有德性的竹子，无人问津到自生自灭的程度，估计再“谦谦君子”的竹子，也会对自己嗤之以鼻、不以为然的。

记得小时候，家里尚贫困，就餐时用的“碗”就是用竹筒做的，上小学读书了，还用竹筒碗吃，我倒是习惯了，可邻居的叔伯婶姑们就笑话我了，说这个竹筒碗要

吃到娶老婆。我还是无所谓的样子拿着这个“碗”吃饭，母亲不忍了，说我长大了，该享受瓷碗了，也免得被人笑话。我也就顺势不再“一根筋”了。

后来，小孩子就用皮碗吃了，与竹筒的碗相比，皮碗轻便，不会摔破，五颜六色的，深得孩子喜欢。但在在我看来，因皮碗是塑料制品，远没有竹筒碗卫生、绿色、无污染。我在县城成家后至今，居家生活所需材料、家具中，能用竹制品的都选用竹制品，如竹篮、竹筛、竹筷、竹席、砧板等，特别是竹筛（也叫米筛），不仅方便晒一些小东西，还可以用来做“米筛爬”（一种传统的小吃，非用米筛不可），和排骨、笋干同煮，煮的越烂越糊越好吃，配上葱蒜酱油等，是家家户户人人都爱吃的美食。

我的老家，盛产毛竹，曾经的岁月，一年到头有相当长的时间用毛竹的枝叶和做竹制品时留下的废料当柴火，毛竹枝叶燃烧后，特有的清香和锅灶头的油烟一起熏染着挂在灶台上方的腊肉和火腿，形成老家特有的“竹叶熏腿”，为“金华火腿”中的绝品。遗憾的是，现在的农村不再家家有锅灶，也不再养猪了；加上竹子及制品也退出日用品范畴，传统的“竹叶熏腿”也就不复存在了。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加剧，原来在农村盛行流行的很多看得见听得到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东西，正逐渐消逝在广袤的山乡农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活生长在山上的竹子，不知不觉地扩展着地盘，没有人给它计划生育，没有人给它限量限产，它身形挺直、虚怀若谷在山间，它卓尔善群、犹石成器在世间，它有礼有节、载文传道在人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看懂它、读懂它，那是一种至高至善的精神富有，与物质的富足无关。只是生长在农村的竹子，地盘再大，也影响不了高楼林立的城市，也左右不了日益扩张的城镇。

只有冬笋和春笋，照样会有人按时去就近方便的地方挖一些，当作时鲜端上餐桌；对留守在山村的人来说，挖一些春笋晒成笋干，是留给远在山外城里打工、就业的儿孙们一份浓浓的乡愁，只是，我不知道这份浓浓的乡愁还能延续多久？

面对连绵起伏在层峦叠嶂中的青青翠竹，我还是无言以对。

■吕云祥

雨中茶事

潇洒的夏雨，急急而下，收敛了闷热的暑气热浪，随之而来的凉爽韵味，丝丝缕缕，洗人烦躁，沁人心脾，令人舒坦。夏日的雨，不像春雨那样弥漫成一种朦胧情调，使人浮想联翩；也不像秋雨那样飘逸成一种淡淡思绪，令人寻寻觅觅。

而我更喜欢夏天的雨，喜欢夏雨带来的清凉，喜欢夏雨酿造的寂静。虽说风声、雨声，甚至雷声，声声入耳，还能静吗？但这种静是符合“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美学原理的。这种静，是要用心去体味的，心静则神闲，心静则神定，心静则神安。每当此时，我就坐在窗下听雨声，品茶韵，这种听雨品茶的情味真是无法言说的。因为夏日的炎热使人身心疲惫，久久盼望的“甘霖”终于来了，正如元诗所说的“清风破暑连三日，好雨依时抵万金”，令人欢心。“清风好雨”自然洗涤了原本疲惫不堪的心绪，此情此境里，临窗而坐，泡上一杯清茶，慢慢品味，尽情享受，美妙无比。听那雨叩小窗，或淅淅沥沥，或滴滴嗒嗒，似曲非曲，似歌非歌，在似与不似的闲思间，手把茶杯，慢慢地喝，静静地品。风声、雨韵、茶味、清香……交织在一起，这种诗情画意实在难以言传的。雨天品茶，我称之为难得的茶事。

我很喜欢这种茶事，这时候的心情是非常闲适的，在热气腾腾的开水里，看着玲珑的茶叶，一片一片，轻盈飘舞，舞之蹈之，缓缓舒展。绿茶也好，红茶也好，水渐渐地由透明无色变成清淡茶色，轻轻地啜一口，能醒神，能清心，此刻心宁神谧，万虑俱释。古人面对“把酒临风”的酒事，总会说“心旷神怡，宠辱皆忘”，茶事难道不也如此吗？而雨中茶事，因为雨声风声，如天籁之音；茶香茶味，如天成之韵，更使闲适意境，恬静心境，达到止境。

雨中茶事，喝什么茶好呢？各人各爱，我是喜欢喝绿茶的，看着杯中绿色的茶叶在“碧波”之中荡漾，顿悟人生如茶。我有一个朋友，他对“人生如茶”的感悟特别深，说一杯新茶，品喝三泡，最有滋味。第一泡浓郁芬芳，像辉煌的人生，充满美好希望；第二泡甘甜清淡，像人生受磨练后的自然平淡，平淡是真；第三泡淡如清水，如人生的渐渐归于清静，清静是福。我虽

■王娟

糊纸盒的奶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梅城居委会总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副业，如绣花、糊纸盒、缝绗、竹编等等手工活。这些手工劳动大部分是没有车间的，一般是干活的人将半成品拿回去在自己家中完成，然后在规定时间内交活。这样的工种主要分给一些家庭中沒有正式工作的家庭主妇，让她们挣些碎钱贴补家用。

市民路12号的纸盒奶奶，就是当年家庭妇女大军中的一员。纸盒奶奶，姓蒋，住在老屋二进右边厢房，容貌姣好，脸盘圆润，长得很有沉静的气质。我住进老屋时，她50来岁的样子，永远都是齐耳短发，发质稍稍带自然卷，干净简单的对襟布衫，那恬淡静美的神情，至今回忆起来，仍是几分民国女子的味道。

蒋奶奶是湖南人，她的丈夫瘦高帅气，一派书生模样。两夫妻都是从外地落户到梅城，政府分给他们家两间房作为私宅安顿。

听老屋的阿春说，蒋奶奶过去是大家闺秀，裹过脚，没有工作，以前蒋爷爷没有生病时，一家人靠爷爷的工资生活，小日子也是滋润的。后来爷爷生病，日子拮据，为了给爷爷治病，蒋奶奶卖掉了隔壁一间老宅，再后来，奶奶在居委会找了份糊纸盒的活，在老屋二进的厅堂内搭起木板台，一边糊纸盒一边照顾爷爷。

糊纸盒是为了生计。那年代，糊纸盒活儿技术含量低，收益也低，但蒋奶奶别无选择，只能白天黑夜地糊纸盒，一分一分钱地赚。夏天，在厅堂糊纸盒，偶尔会有弄堂风穿过，可以避暑。最艰苦的是冬天，寒风挡都挡不住，二进的厅堂幽深阴冷，蒋奶奶除了双手长满了冻疮，脸颊上也长起冻疮，即使是戴着帽子围巾，圆圆的脸上还是两坨冻疮红，一直到来年春暖花开才会慢慢褪去。

纸盒爷爷得的是不治之症，我到老屋的头两年，还能见到爷爷在天井下晒太阳看书，面色蜡黄蜡黄的，病弱得紧。没多久爷爷就不能行走了，开始卧床治病。小时候，帮着蒋奶奶一起糊纸盒时，曾闯进他们的卧室。卧室的光线是暗的，爷爷正卧床，见我进来，侧着身子边咳嗽边招呼我。我站在爷爷面前，呆呆看着她已瘦如枯竹、风烛残年的样子，后来被闻讯找来的家人，一把将我从房间拖了出来，告诉我以后不准进蒋奶奶家的房间。当时不

同意他的说法，但我的感悟与之不同。那天，窗外的雨不是很大，但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我临窗品茶，静坐、静听、静思、静虑，感悟多多。茶自山中来，自有山中韵，茶叶的品韵是吸收天地精华再全部奉献茶人，令人敬佩。茶人也要有高尚品格，才对得起茶叶。茶人的品格是什么呢？现代茶圣吴觉农先生对何为茶人品格曾这样说：“不求功名利禄、升官发财，不慕高官厚禄、锦衣美食，不沉溺于声色犬马、灯红酒绿，一生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清廉自守、无私奉献，具有君子的操守，这就是茶人品格。”

茶人品格，是茶文化的一部分，中国茶文化中讲究“廉、美、和、敬”，所以真正爱茶之人，一定是清廉之士、有道之君、有德之人。比如东晋大官陆纳，一生爱茶，一生清廉。据陆羽《茶经》转引晋《中兴书》说：陆纳曾任吴兴太守，累迁尚书令，有“恪勤贞固，始终不渝”的口碑，是一个以清廉俭德著称的人。有一次，卫将军谢安要去拜访陆纳，陆纳的侄子陆凯对叔父招待之品仅仅为茶果而不满。陆凯便自作主张，暗暗备下丰盛的菜肴。待谢安来了，陆凯便献上了这桌丰筵。客人走后，陆纳愤责陆凯“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并打了侄子四十大板，狠狠教训了一顿。陆凯该打，因为他沾污了陆纳“清茶待客”的清德清风，坏了陆纳“以茶养廉”的治吏规矩。陆纳因“清茶待客”“以茶养廉”而出名，故而流芳百世。

雨申品茶，闲适的思绪又从古转到了今。上海市茶叶学会的一位领导说起他和原某位大官的几次茶事，他说：“那官人在基层时，曾多次与大家一起吃茶，后来这位老兄官越当越大，就再也没有下过基层吃茶。由于位高在上，宴会多多，其已由吃茶改为吃酒，这酒一吃不要紧，想不到居然被吃进去了。”可见，不敬畏茶文化中的“廉、美、和、敬”，也是很危险的哟。

每杯茶，都有自己的生命价值，它们都以清淡之体、平淡之态，沁出甘味，释放幽香。我们的人生呢，当然也要过得有意义，要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清廉自守、乐意奉献，回报社会……雨中品茶，品出了这点浅陋的茶文化。

明所以，后来才知道，家人是不让我到不干净的地方，担心被传染。

我还是经常会去蒋奶奶那，并开始称呼她为纸盒奶奶。市民路12号从门屋进来穿过两个天井，还有一个后门，纸盒奶奶家的侧墙边就是后门，后门绕出去是东门街。弟弟妹妹每次来奶奶家时，都会缠着我一起玩躲躲藏，游戏规则是以后门为界，不能出了后门。弟弟妹妹躲来躲去，特别喜欢躲在纸盒奶奶家，堆成小山的纸盒打掩护。纸盒奶奶也很乐意让我们窜进窜出，有时看着我急，会笑眯眯地一边糊纸盒，一边朝弟弟妹妹躲藏的角落打个眼神暗示我，让我去找。

纸盒奶奶是喜欢孩子的，遗憾的是，她和爷爷膝下无子。以前听院里的人说，她曾经抱养过一个女儿，只是养女长大后对养父母的感情不深，来看望得极少。纸盒奶奶也不强求。

纸盒奶奶不像老屋里的其他居民一样唠嗑不停，她似乎融入不到大家的闲聊中去，始终一个人沉静地生火做饭，她曾经抱养过一个女儿，只是养女长大后对养父母的感情不深，来看望得极少。纸盒奶奶也不强求。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棺材的样子。老人们都喜欢鬼鬼祟祟，说人死后，阴气重，会有魂魄回来。白天，老屋的住户路过已是胆战心惊，到了夜晚更是毛骨悚然。其实现任在回忆起来，人们所害怕的不是装死人的棺材，都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恐惧。

不久，糊纸盒的木板台面又架了起来，纸盒奶奶又重新开始糊纸盒。纸盒爷爷走后，原本安静的纸盒奶奶就更安静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摔了一跤，摔坏了腿。居委会的人开始隔三岔五地送来半成品的纸盒模子，隔段时间再来收成品。我闲着没事也会去帮奶奶糊纸盒，完全将糊纸盒当成一件趣事，每当我完成了一件纸盒，奶奶也都不用修修补补检查验收。纸盒奶奶与我交流的话并不多，只是经常会停下手中的活小憩一下，怔怔地看着我，笑笑，又继续干活。

老屋再热闹的时候，纸盒奶奶都是安静的。我离开市民路12号时，纸盒奶奶靠一把高凳，两手撑着移步地生活在老屋。记不清过了多少时日，当我再想起去看望她时，天井下已是空空荡荡，过道里曾经布满的纸盒和浆糊的味儿，在空气里散得一千二净。